



# 挑水

柳丝秀

“爹，我挑吧。”

看着父亲正淘两缸泔水，我想把过年这几天积攒下的泔水挑到村后去。

“你不行，溅一身。”父亲一口回绝了我。

按老家风俗，大年初二这天早起去坟上送家堂，返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打扫卫生，让上门拜年的亲戚看到本家勤快干净的家风。老家规矩是，年三十、初一不能扔东西，特别是水，不管什么水绝不能往外倒！生活垃圾、泔水剩菜，只能等到送走家堂后，方可进行处理。

每年回家过年，父亲会提前准备两个大缸，放在当院东厢房门边。过年的生活泔水，均倒在这两个大缸里。

旁边，已经有40多年历史的那根扁担还是老样子，静静依在角落里。

“我行，不信您看看。”我执意要挑。

“你行吗？”父亲又说了一句。

我一家和弟弟一家都凑父母过年，冲煮洗涮样样不能离水，人多用水量不小。

“爹，您忘了，我十三岁就挑水了！”那时，年少的我深知父母的不易，农事农活

虽力所不逮、技所不精，也懂得干些零零碎碎的农活帮助父母了。在那贫瘠的土地上，父亲驾着双轮车，肩上担着粗麻绳，弓着腰，喘着气，流着汗，拉着积攒的家肥艰难前行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。春播夏管秋收冬藏，父亲整日忙碌在自家承包地上的身影终生难忘。我跑前忙后，给父亲搭个下手，帮个小忙。喘息之余，父亲叮嘱我，人要有文化，好好读书是条道。大道至简，大音无声。若干年后，奋发读书的我，考上大学，就职机关，弥补了父亲贫而未读的遗憾。但我至今内心总认为自己仍是种地人。

“行，稳当是最重要的。”父亲见我挑起水桶，赞了一句。

一家人围着一张小长木桌，坐在四周的小四方凳上，这是幼时在堂屋吃饭的场景。每次吃饭时，奶奶重复一个规矩：父亲坐下后大伙才能动筷吃饭。我时常偷偷看到父亲碗里多了个荷包蛋，不时藏块小肉片。不懂事的我饭后抱怨母亲：“爹跟我们吃的不一样。”慈母抚着我的头说：“娘与你吃的一样，奶奶与你吃的也一样，你长大了跟你爹一样卖气力挣工分就好了。”似懂非懂的我，觉得父亲是该多吃些。他一人翻地、一人锄草、一人耙耩，是他苦苦撑起这个几口人的家。

“要没上班，也是块种地的料！”当我挑起满满两桶泔水走在去村北的胡同时，父亲跟在后面又夸了一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还是常常笑问奶奶的小脚为什么裹布的年龄，就已在村西边旱井提水挑水了。那时家里已有了耕地的牲畜，它们一天喝很多水。父亲当时常常担心我，我告诉他从井里提半桶水上来时，他放心了。那时，挑水对我而言是一项艰难的事。成人挑的扁担，铁钩长，挑不起来怎么办？挽起铁钩子，一桶水挑不动，担半桶！后来也就慢慢会挑整桶水了。

不知何时，伟岸的父亲已驼背，满头乌发已变灰白，矫健步伐已显蹒跚！年过古稀的老父亲，是我永远仰望的山巅！当我疲惫时，我会想起父亲不屈的身影；当我彷徨时，我会想起父亲坚毅的眼神；当我懊恼时，我会想起父亲温馨的劝慰；当我忘形时，我会想起父亲严厉的教诲。

父亲，我愿依偎在您宽厚的肩膀，陪伴您走过春夏秋冬。

## 四月如美丽少女(外一首)

燕金城

走进四月 春天更加烂漫  
一股股浓香长出翅膀  
一朵朵鲜花涂浓春色

浓绿感染着清澈流水  
柳枝在风中放歌  
吹响了闹春的口哨  
鸟鸣扶起弯腰的小草  
一起追寻阳光的脚步

五颜六色的鲜花  
叩开四月的大门  
温暖带着香味涌进千家万户  
辛勤的人们走进肥沃土地  
虔诚地种下幸福与希望

一串串紫藤花露出笑容  
清波带走烦恼  
四月 如美丽少女  
一颦一笑  
走进人们的心里

### 草丛里的鲜花

饮下草叶上的露水  
滋润粉红色的肌肤  
当晨光一亲吻  
就绽放出灿烂笑脸

像一个个小喇叭  
喊醒沉睡中的人们  
心中印着希望  
理想之花常开不败

就这样默默绽放  
吞掉黑暗 吐出黎明  
温暖着走出黑夜的人  
如缕缕芬芳的阳光  
催开更多的心花

## 咏郑口二道街(外一首)

刘家斌

雄伟门楼壮卫阳，  
古街二道尽辉煌。  
山西会馆晋商贾，  
郑姓梨园名法祥。  
老店民间口碑好，  
神医堤下首家当。  
繁华今古游难尽，  
又溢甘陵春酒香。

### 赏刘石营先生书画

少自家贫偏有志，  
心勤寒暑不思闲。  
欣观熠熠连轴画，  
细赏潺潺流水篇。  
一叶扁舟搏墨海，  
千钧腕力注毫端。  
四季耕耘何所获，  
红叶金秋菽浪翻。

## 春天应来衡水湖

张红霞



张凯 摄

春天来的时候，是忍不住不来衡水湖的。

春天，是大地的一封温柔来信，而衡水湖无疑是这封信中最动人的篇章。当春风初起，拂过华北平原，衡水湖便从沉睡中缓缓苏醒，以一场盛大而静谧的春之盛宴，向世人发出诚挚邀约。

如果来得早些，湖水还没有完全融化，澄净的湖面上，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和宁静，映着天空的浅蓝或浅白。湖中心已经泛起了微波，浮出水面的芦苇迎风摇曳，仿佛在与这冬天作最后的告别。靠近堤坝的地方，是层层叠叠的碎冰。鸭妈妈带领孩子们在冰面上开始了春天第一次觅食。懵懂的小鸭像极了蹒跚学步的娃娃，一边走一边滑，一不留神就跌坐在冰面上，干脆害羞地一头扎进了湖水中，半天不肯上来了。

“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”。再晚一些时候，湖边的柳枝就开始变软了。摇曳的枝条像少女柔软的腰肢，只等春风的一声召唤，就披上嫩绿的新衫，在春天里翩翩起舞了。小草钻出萌芽，枯黄的岸边泛起了星星点点的绿，迎春花嫩黄的花蕊已经繁星一样缀满枝头。这时，衡水湖的一切都活

起来了。

飞鸟们当然也不甘寂寞。成群结队的豆雁会忽然从茂密的苇丛里起飞，欢叫着在空中盘旋。它们在早春的湖水上留下自己的影子，然后又一路欢叫着向远处去了。优雅的苍鹭和白鹭始终保持风度，静静地伫立在湖中的芦苇里发呆。等沉思够了，它们就展开翅膀在湖面上飞翔一圈，摆几个潇洒的造型，便再找个地方站住，继续发呆。

你若不心急，就慢慢等到三月末。这时的衡水湖就像一首诗了：春林初盛，春水初涨，十里春风。岸边小路上柳枝新绽，鹅黄将绿，如烟似雾。远远望去，像笼着一层朦胧的、绿色的薄纱。你或许在瞬间便会明白昌黎先生为什么说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，也会生动地感知“一溪烟柳万丝垂，无因系得兰舟住”。

春天应来衡水湖——赴一场与自然约会，赏一方如诗如画的美景，寻一份内心的宁静与欢愉。然后，放任自己融入这春天的画卷，抛开案牍劳形的倦怠，来这里：听涛声鸟鸣，在三月的烟柳里陶醉，在烂漫的繁花里低吟。

在每一处景致里，与最美的春天和最美的自己相遇。

## 春刃

张红梅

窗台上的水仙刚抽出花苞，西北天际便翻涌来铁灰色云浪。仲春的风裹挟着刺骨的寒气，猛地撞在玻璃上，将晾衣绳上的衣衫肆意扯成猎猎战旗。一场不合时宜的狂风，就这样来了。

暮色初临时，风还只是小心翼翼地掠过麦田，把返青的麦苗轻轻压成起伏的绿毯。

然而，当第一声尖锐的呼啸撕裂云层，整个平原刹那间陷入混沌。新栽的白杨幼苗被狂风拧成麻花。铁皮屋顶在风中发出如泣如诉的凄厉嘶鸣，不知谁家院里晾晒的衣物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翻飞着越过树梢。我紧紧攥住窗框，眼望着去年冬天残留的枯叶在半空打着旋儿，与刚抽的柳絮纠缠成一团乱麻。风里裹挟着冻土初融的腥气，还夹杂着春日野花未及绽放便夭折的清苦。

凌晨时分，狂风攀上巅峰。老榆树枝条如鞭子般抽打着屋顶，晾衣绳的铁丝在院里荡着秋千。蜷缩在院子角落的大黄狗，不安地呜咽着。微信群里有人发消息说，河边看守浇地设施的铁皮屋，飞落至遥远的沟坑隐身。记忆里春日该有的温柔全然不见，这分明是寒冬最后的疯狂反扑，妄图把积攒了一冬的暴戾，化作千万把冰刃，划开春的襁褓。

风的势头终于渐弱。当太阳升起之时，我推开屋门，一股冷气扑面而来，我赶忙返身换上冬装。裹紧衣服，踏入这片刚经历狂风洗礼的天地。映入眼帘的原野，虽满地狼藉，却透着奇异生机：折断的桃枝淌着透明树胶，伤口处新绿正悄然沁出；被风掀起的田垄下，蛰伏的蚯蚓扭动着身躯，钻回湿润的泥土；匍匐的麦苗再次倔强地舒展身姿，仿若绿缎，轻柔地贴在春天的肌肤之上。远处农机开始轰鸣，竹筐里散落的菜种在风里打着滚，欢快地落进松软的泥土。